

佇府城南風中隨地到處寫： 訪王羅蜜多

Writing Everywhere in the Southern Breeze of Tainan:
An Interview with Wang Luomeiduo

文 | 張純昌 · 繪 | 陳宜楓

這六、七年我寫作的地方則是在長榮路上一間飲料店。它處在一整排建築物的中斷處，旁邊是一個小公園，我坐在店家外騎樓的座位上，而且位置固定朝向馬路旁的人行道，左邊看著公園，視野廣闊，有阿勃勒、桃花心木、有草原；右邊有行人走過，手牽手的情人、放學的學生，我能夠觀察他們的表情、動作，對我來說真的是太棒的位置。每次去我總點固定的飲料——檸檬冰紅茶半冰半糖，每個店員一見到我，車子一停下、書包都還沒擺好，他們已經將飲料準備好了，不知在那裡我究竟喝了幾百杯檸檬紅茶。



Q 你以散文〈白頭鴿仔〉獲得臺灣文學獎台語文學創作獎，當時激發創作的靈感是什麼？後續如何將此靈感凝聚成篇章？

我的台語文學大概是從7年前開始大量創作，當時參加台語文學雜誌「台文戰線雜誌社」，受到同仁鼓勵，第一次投稿文學獎就獲得首獎，因此得到了很大的鼓勵與肯定。

散文〈白頭鴿仔〉篇名靈感來自霧派早期的畫《麻雀與白頭翁》，裡面的H，寫和我感情非常好的朋友藝術家黃宏德，「霧派」是他的外號。他是推動南臺灣現代繪畫很重要的推手，改變臺南從日治時期以來印象派佔據的畫壇。他去年過世，因為哀傷，我常在臉書寫一些比較短感想，他對我的繪畫，乃至文學創作的影響都很大。他的繪畫創作很純粹、沒什麼目的，到哪裡就畫到哪裡，我說他「隨地大小畫」，我受他影響所以也變成「隨地到處寫」。這人真的很有故事性，臺南人都知道他，稱他「府城狂人」，他說他的畫只送不賣，大家陪他喝酒就有畫拿。

霧派沒事就經常打給我、找我喝酒，但突然一個月都沒打給我，才發現他得了食道癌，正在化療，有人說他是喝酒喝死的，他平常一起床就喝高粱不吃飯。最後他瘦成竹片人，看了實在令人很難過，他也拒絕別人去看他，很快就過世。我很哀傷，一直寫，一直感覺沒有完成告別，心裡的難過一直沒辦法退去，〈白頭鴿仔〉是在這期間寫成的，完成時我真的在寫作的地方哭起來了。

我想這個告別大概完成了一半，其餘的散文詩在11月會集結成《漂流的霧派》。其實死亡這個題材我已經寫了很多，包括父親。兩年前寫了〈稗仔樹〉紀念我過世的高中同學、作家羊子喬，我很受到震撼，奇怪，像羊子喬那麼高大、身材那麼好，怎麼就走了呢，我想像不到，很感傷，於是寫了許多。

Q 除了過往投入許久的台語詩及散文，你也以〈斑甲市〉獲得2021年臺灣文學獎的台語小說創作獎首獎，小說創作的方式與其他文類有何不同？

過去我寫了很長時間的台語詩，後來發現散文、小說需要全心投入的程度更加嚴重，在寫小說時，我完全無暇去進行過去幾十年來習慣的繪畫。創作小說需要踏查、考察，花費的時間相當多。

關於踏查也有許多有趣的事，例如〈斑甲市〉，一開始是我家附近早上常有班甲（斑鳩）在叫，想看哪裡來的聲音，發現一堆斑甲走在路上，現在的斑甲已經成為都市常見鳥類，因此我突然有了靈感想寫一篇與斑甲有關的小說。查資料時發現雲林斗六竟有一間廟祭拜「斑甲媽祖」，傳說一隻斑鳩飛到剛建成的媽祖廟神像旁，隨後鑽進媽祖懷裡後竟不見了，隨後成為了靈驗的廟。我去了當地考察附近環境，由於我的小說中需要一個圓環，讓化為斑甲的仙人上面翱翔繞圈，恰巧當地就有圓環，我租了對面的旅館最頂樓，正要走進旅館時竟然就遇見一隻斑甲，真是太巧了，而且那隻是斑甲與鴿子的混種，稱為「鴿鳩」，非常美的一隻鴿鳩。隔天五點我起床拍

攝圓環，還有附近的「斑甲公園」，有人在那運功、念經，更遠處有很長的斗六老街，圓環與老街就成了我小說中的場景。

最近正在寫的20萬字長篇小說《半巖島》，就是在〈斑甲市〉之後發展出來的，我發現自己對於寫動物主題的小說很有興趣，〈斑甲市〉就是一篇以動物為主題寫出的魔幻寫實小說，興趣被挑起後，我就寫了這部全部都是動物與昆蟲的小說，所有人物都與動物有關，我想是一本很有趣的小說，但寫完也是耗盡元氣。我對動物並不熟悉，所以我時常跑去木柵和高雄動物園看黑猩猩，甚至錄影觀察，從早到晚看他們怎麼與母親互動、毛髮的模樣、吃東西和走路的姿勢，我也看了許多珍古德對於黑猩猩的研究著作，這樣的觀察也就只是一篇而已，我總共寫了12種動植物或昆蟲，每天都寫到凌晨四五點或天亮。

到了我這個年紀，許多累積起來、很有感受的生命歷程，透過過去繪畫的方式是很難表達的，還是需要使用文字。我現在比過去上班時更加忙碌，但卻更加充實，因為有太多想要表達的事情，寫作的時候真的非常快樂。

Q 何處是你的靈感角落？是你通常寫作的地點嗎？

從公家機關退休之後，時間變得很自由，就經常騎著我45年的老鐵馬出門，尋覓適合寫作的角落。我最先尋到的是臺南東興公園，很大，裡面有很多老植物、老樹，恰巧有棵大葉欖仁，平行伸出的樹冠像傘一樣非常大，底下遮蔭了一組大理石桌椅，我從下午兩三點開始佔據那塊地方寫作，待了幾年的時間，讀書寫作，累了就看看植物、水池，我還將我面對的那棵樹命名為「王羅蜜多樹」。可惜後來大理石桌椅被搬到了太陽底下再無遮蔭，只好另尋他處。

這六、七年年我寫作的地方則是在長榮路上一間飲料店。它處在一整排建築物的中斷處，旁邊是一個小公園，我坐在店家外騎樓的座位上，而且位置固定朝向馬路旁的人行道，左邊看著公園，視野廣闊，有阿勃勒、桃花心木、有草原；右邊有行人走過，手牽手的情人、放學的學生，我能夠觀察他們的表情、動作，對我來說真的是太棒的位置。每次去我總點固定的飲料——檸檬冰紅茶半冰半糖，每個店員一見到我，車子一停下、書包都還沒擺好，他們已經將飲料準備好了，不知在那裡我究竟喝了幾百杯檸檬紅茶。飲料店旁常常會有成大校狗待著，因為隔壁的關東煮店常用剩菜將他們餵得飽飽的，牠們很乖，我時常看著牠們，竟然培養出對狗的興趣，明年預計會出版的台語散文集就有許多內容是關於狗的。

我的專屬座位在騎樓下，下午往往陽光到3、4點就不再直射，只剩下南風徐徐，真的感覺很好，能夠讓情緒鬆懈下來，有時想不出的情節，喝了一口冰紅茶就想起來了。

受訪者

王羅蜜多

南華大學宗教學碩士。曾獲臺文戰線小說、現代詩首獎，教育部閩客文學獎社會組散文首獎。乾坤詩獎、臺南文學獎、桃城文學獎、玉山文學獎、夢花文學獎等。已出版詩集《問路：用一首詩》、《颱風意識流》等。

撰文

張純昌

1987年生，新莊人。臺大臺文所博士候選人，曾任新聞、雜誌編輯。

